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彭惠安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潘垣

集部六

彭惠安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彭惠安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彭韶撰韶有政訓已著錄韶正色立朝歸然耆舊其文雖沿臺閣之體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癖而貌肰初名從吾滯稿嘉靖中重刻乃改題此名然據鄭岳原序已有遺稿

散佚之語則似已非其舊本故所收詩僅十餘首如明詩綜載其臨江詞一篇指斥東里慷慨激烈足起頑懦而此集不載又莆風清籟集載其詩十五首亦半從他書錄入是掇拾散亡尚多未盡特賴此一編幸不至於全佚是則校刋者之功耳韶之風節雖不藉文章以傳然文章亦足以不朽至其巡視浙江兼理鹽法憐竈户之苦繪八圖上進各系以

詩具有元結舂陵行鄭俠流民圖之意又不

僅以詞采工拙論矣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彭惠安集卷一

明 彭韶 撰

奏議

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等官臣彭韶等謹題為乞恩分豁地土等事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隷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彧等所奏地土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處

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

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畆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户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
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
照舊徴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
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
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
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
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

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攙擾民間方將前地幷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葢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

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疋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畆餘皆奪為閑

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畫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為心近以祖宗

先帝為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
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量加寬恤庶
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
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
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犬馬拳拳之
至縁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謹題請旨成化五
年九月二十二日欽奉聖旨這地覆勘明白朝廷自有
處置這廝每旣承差委却稱不曽丈量妄引戰國時事

自比但知邀名不顧方命好生不知大體錦衣衛拿來
問欽此欽遵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彭韶等謹奏為陳言
事伏覩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詔書內一欵天下
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近准永寧宣撫
司牒呈為進貢事據本司所屬驛遞申據吏牌陳憲等
呈告於成化十一年八月日期不等蒙欽差鎮守雲南
太監錢能差千户崔昇舍人張宗隨帶旗軍沈真等一

十八員名進象六隻前往各該衛所并驛遞沿途鋪分經過先行牌仰各該衙門知會遵依預備合用草糧人夫馬疋等項聽候不缺外不期原差官舍崔昇張宗等一到下馬不問草料有無先行責打三十大棍又行嗔怪不行遠接喝令跟隨通事旗軍將各該答應人役無故鎖項在於象脚非法拷打勒要相送銀兩有者即當疎放無者晝夜加刑拷責只得揭借銀兩賄送纔方脫放雖是遵奉進貢其被差來人員縱率非法用刑酷害

軍民百般凌辱上下官府逼打各驛官員背包似此不當又行故將各驛馬疋加鞭走馳跌死數多使客到驛無馬程遞促難雇覓每馬一疋要銀一兩五錢纔方僱得接遞其苦不勝竊思各人到於衙門勢作京官威風不問品級大小公然高坐要各官跪拜稱呼大人老爺則當忻懽跪拜遲慢大棍受刑致被千户舍人崔昇張宗等分付要銀打發若不出辦就將本象趕入衙門人皆驚怕每象一隻務日支納糧米五斗其象六隻每一

日共料米三石住滯日久人皆懼怕買米不過只得揭借銀兩打發似此妄為非止一端及思遞年進貢象馬方物弁金銀藥餌禽鳥等項官員人等經過大小衙門備辦草料下程弁雞酒人夫馬疋並無索要銀兩等情惟獨千户崔昇張宗等玩法欺公酷害軍民不得安生又據本司各里夷人里甲阿遠等連名亦告前因每被進貢等項節次被打勒要祭河牂大猪羊查無勘合事例恐後亦有進貢一槩倣傚逼迫理合備由呈乞禁約

施行等因到司參照永寧宣撫司呈稱千户崔昇索要銀兩打發不曾明開數目及與舍人張宗等各項違法事情俱在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大赦以前例該免罪但所言再後乞加禁約一節縁係雲南鎮守官差委京衛官職非奉明詔難以禁約臣聞自古帝王不患娱心之不足惟患德業之未隆不患備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難保是以勤儉守己撫綏遠人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蓋勤則剛斷於事儉則不貴異物柔遠人

則休息物力三者在陛下盛德中無所不至然而群臣或不能仰體聖心過求奇巧以充玩好其所使官員又不能善於其事因而作非逺使逺方軍民漸至失望思欲告訴而無階也竊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屢貢寶石象馬禽鳥等物近又進金燈號為絶異雖曰敬奉朝廷之意然終非堯舜其君之心無是心而孜孜於勤奉外物上無以助聖德下無以慰軍民未見其為淳實忠愛也伏聞禽畜之類内苑已備寶石等物非所急用有之

無益無之無損萬里傳送勢必勞擾承遣之人狐假妄為亦或有之伏乞陛下廣德業之盛美念守成之艱難斷自聖心將前項物件撙節罷去嚴勑內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則遠人歌舞聖治永遠無極矣臣等冒昧罪該萬死緣軍民利病所係不敢緘默謹具本順差千戶劉顯親齎謹具奏聞成化十二年六月闕日該通政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奏為

薦舉事臣等竊聞名徳之賢成就甚難儲之朝廷關係
實重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訪搜求罔間遺逸小或致
之大或起之動則頼以成顯著之事功静則因以係士
心之向慕聲望風采蔚為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為寶
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
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徳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
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
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實窺體

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禄顧於醇儒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丈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官僚奈縁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名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

則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士類矣臣等職居藩司所有屬縣人材不敢不舉為此具本順差舍人武敬親齎具奏聞後承准吏部辰字七百六十五號勘合該本司奏前事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該廣東布政司咨呈亦為前事通送到司查得陳獻章五十一歲係前項府縣人由舉人監生成化三年本部歷事滿放候聽選閒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本生告要取討盤纏已經劄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去後今該前因案呈看

得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彭韶等奏稱監生陳獻章給假回還杜門養志讀書踐履愈覺純熟今年力盛強非異與彌之比要以禮徵名量處以在京儒官一節緣獻章先由鄉貢歷事聽選係是朝廷待次選用人材比與異與彌山林布衣事體不同合就連送該司仰本司轉行該府縣官親詣陳獻章住處以禮起送赴京本部另行具奏定奪以勵士風不在常選除授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謹奏為陳

言進貢事臣聞為治之道勤儉而已昔伯益之告帝舜有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蓋怠者勤之反荒者儉之反必惟勤惟儉然後盡為君之難而保無虞之治上古聖賢語治不過如此則後人之為治豈可外勤儉而他求哉唐宋之臣有恃太平而昧此戒至於不可悔者則知伯益之言真萬世之龜鑑也伏惟國家承平百十餘年陛下守成十有五年太平盛治追美古昔正無虞之時也儆戒之道不可一日而不存勤儉之德不可一

事而不脩長治久安端有係於此矣臣居踈遠職事所及不敢不披露為聖明陳之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駕帖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於文華殿欽奉聖旨恁寫帖子去說與總鎮兩廣太監顧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處地方所產一應土物及各樣藥餌等項遞年委令精通人員依時採取辦驗真至如法造辦裝盛封記陸續差委的當人員管送來京毋得指此為由因而擾害下人違者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先該太監顧

恒并三司等官會議將進貢土物蜜煎果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疋藥材銀箱酒器等項椰子等物計八十餘品見令陸續委官采買進送外臣惟臣子愛君之心何有限極雖勞費天下以備貢奉亦不為過然臣子之事君也猶人君之事天然郊祀禮物有常品不敢加以褻味主於誠而已臣子貢獻有常物不敢加以珍異主於敬而已苟外此而欲加焉則陷於諂瀆而導侈非所以盡誠敬之實臣子之心豈忍為之哉況自古聖王之

御天下所操者憂勤之心所履者儉約之德不惟無求
於異物縱有異物亦不之用誠以宴安溺志為可懼而
盛德大業為難保也夫勞費天下而使德業有所虧志
慮有所損聖人之心豈肯為之哉伏願陛下以事天存
心以先聖王為法念保業之艱難思怠荒之可畏勿恃
太平勿貴異物躬勵勤儉以化天下將廣東土物除今
年陸續採進外以後逓年乞為停止則洪恩沛於海表
至治協於帝舜千萬年之太平有隆無替矣臣不識忌

諱罪該萬死伏乞寛鈇鉞之誅少賜採納遠方臣民不勝欣躍感幸之至為此具本順差舍人武敬親齎謹具
奏聞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謹奏為乞
恩事准本司左布政使彭韶咨近該本司承准户部廣字一千九十六號勘合前事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連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欽差提督廣東市舶提舉司事内官監太監韋眷奏自愧疎庸叨沐聖

恩如山高水深粉身碎骨無足以報涓埃夙夜兢惕寢
食弗寧幸惟仰我聖君之德天地同仁恩盈四表光被
海隅越諸小邦罔不臣服絶漠窮荒無不歸化自古聖
王之治莫盛於此時矣臣承命廣東然其地方遇有所
產土物等件宜當用心採買謹以貢用此以臣子事君
誠敬之心也緣臣孑立孤身而人力不及差用今查得
廣州等府番禺南海等縣人民每歲編充均徭餘剩空
閑人户數多用之不盡或經過人員送之聽用或公差

官傑賻之跟隨俱不為從公用何在伏望聖明憫臣煢
獨如蒙乞勑該部行令廣東布政司轉屬本府遞年定
撥番南等縣餘剩空閑人户六十名與臣差撥差買土
產品物等件造辦進貢等因具奏成化十五年八月十
九日太子少保户部尚書楊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
准他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合就連
送該司仰類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廣州等府番禺南海
等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太監韋眷奏奉欽依内事理

欽遵施行仍行太監帬督處知會承此除欽遵施行外
臣忝備藩司職在牧民所有事干利病不敢不推陳之
乞赦臣萬死伏惟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
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
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征之事無創作
營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
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
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肎

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樸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實繁矣
初書籍少刻今板行猥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斥
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
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况
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廣東市舶提
舉司衙門先於永樂元年八月內該內官齊喜欽奉太
宗皇帝聖旨設立彼時僉民殷實户四十七名軍殷實

户三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脚夫并跟撥皁隸等項又各不等内臣相承接曾於今七十餘年近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户特蒙聖恩憫其獨身久勞於外准撥六十名與他使用誠天地之心也但朝廷立法四方視傚令内臣差出各布政司者衆設若比例陳請難盡應付伏望聖明以祖宗為心以萬世為念遇事思畏慎終於始將韋眷所奏餘户合無暫與一年以後遞年乞且停罷則臣民幸甚臣又聞自古帝王保民致治皆由於勤

儉而內外臣子守官馳譽亦惟在於勤儉非縱意取欲
可能得也臣子之中位高祿厚者尤宜惜福其在京在
外文武二品以上官名下額設皂隸亦望聖明垂念四
方災傷人民窮困特勅該部計議量減名數若文武官
在內已給皂隸其在外行事不許更僉及內臣差委在
外一體論官高下定與跟用若干照依見行事例開寫
在冊則事易遵守法久無獘矣緣係陳論餘戶皂隸事
理合具本移咨具奏等因到司准此理合具本順差舍

人王玘齎捧謹具奏聞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奏為

邊方大體事臣職守藩服以承宣德意為事具有不便

事體不敢隱嘿為此開坐具本順差令史鄭瑞齎捧謹

具奏聞

計開

一該鎮守廣東珠池都知監左監丞黄福移文為進

貢事照得使職採買到土産蜜煎禽鳥等物裝盛封

號完密差冠帶侄男黄顯宗等管進所摅裝送船隻等件合行移文廣東布政司行屬番南二縣措撥長行大河船九隻裝送供應施行等因到司除依文應付外臣切見去年以來近而本處遠而江浙凡鎮守等官俱各差人到於高廣等府或潮州南澳地方收買禽鳥上進是蓋臣子敬奉之心也然高廉二府近界安南南澳地方密邇番洋往來交易事易流傳不可不慮昔成周之盛不寳遠物而珍禽竒獸不育於

國聖經美之真可謂萬世之法矣夫禽獸之物產自
遠方羽毛雖異百無可用今相率就彼收買臣恐外
夷傳聞必以為中國所好非所以增光聖德也況南
澳港泊界在閩廣之交私番船隻寒往暑來官軍雖
捕未嘗斷絶再若公行互市後愈難禁揆之大體似
有未便伏乞聖明軫念遠方合無將今後各處禽鳥
止令勿進仍勑該部將廣東廵海副使員缺推選公
能官前來疾早禁治俾海港清切邉民幸甚

一該錦衣衛帶俸所鎮撫梁徳呈前事有兄梁芳見在御用監太監思得有母在原籍廣州府新會縣奏准令徳往來供給侍養及有物件自備令徳赴京進貢奉勘合行回本布政司如遇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廪給站船并裝載物件係官船隻人夫車輛一程程倒換今照自備到禽鳥土宜等物赴京進貢該用船隻車輛人夫并站船紅船廪給口糧脚力備開具呈應付施行等因到司查得先承准兵部食

字一千二百四十六號勘合為乞恩事備行本司轉行所屬如遇梁德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貢物船隻車輛人夫等因除依承應付外臣切見進貢土物自祖宗之時亦嘗有之然皆在外鎮守及公差内臣因見珍物美味四方軍民皆得服食而獨於禁庭反不得用以故依時採辦上進此為内侍孝愛之情也至於弟姪人等不過臣庶之家而猶自備進貢不惟朝廷尊嚴不可褻瀆亦恐彼

此實緣別生利害不可不謹昔有唐之世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有進奉史傳書之足為後世之鑑矣邇者廣東守鎮等官已各進貢今又許近侍家屬自備進貢臣恐軍民聞知將以為法令日異非所以增揚盛治也況開創事端後便為例萬一再有貴寵之臣依此陳請不從則有不均從之益見紛擾搔之大體似有未安伏乞聖明俯恤輿情合無將梁德自備土物除今年已貢外以後每年令且停罷俾照舊往來

供給侍養廢公務私情皆得便益

成化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司禮監太監懷恩等於
乾清宮欽奉聖旨恁寫帖子去說與總鎮兩廣內官
監太監顧恒知道查得宣德等年彼處原有進貢香
草等項土宜近年以來因依舊例着你每依前供辦
却不用心製造多將麄糙草席等物增添扛數進獻
徒費人力罔得實用今後務要斟酌相應精緻的許
來勿得似前虛塞及又不行鈐束有司官員故縱累

次奏擾煩瀆朝廷既委你為心腹不行盡職甚是不
謹除已往不咎外今後再有似前的罪有所歸欽此
欽遵本監令將奉到旨意備云前去太監顧處欽遵
施行

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彭韶等謹奏為
薦舉師儒事照得貴州所屬衛府宣慰司共設有儒學
二十一處為因地方僻遠夷俗醜陋銓選學官少有到
任見今貴州宣慰司鎮遠等府興隆等衛各該儒學共

缺教授一十餘員以致士無專師人不樂學儒風不振夷俗如舊臣等切見四川成都府舉人徐禴何光榮重慶府舉人牟偉俱由會試不中退而家居遠者三十餘年近者二十年博學明經篤信守己儒冠以卒老不肯屑就於有司寧淡薄以食力不復逐名於榮貴其心豈不願仕哉但思久養英邁之氣不欲一旦摧折之耳臣等竊謂此等之人時所難得若加録用士必知勸乞勅吏部行下所屬將舉人徐禴等禮取到部量授儒官職

事置在貴州宣慰司等儒學則不惟士風夷俗皆所繫
重而有用人才亦不至遺棄矣蓋川貴地方相去不遠
而各人學行老成實堪師範是以臣等昧死輙敢推薦
為此具本順差令史朱瑄齎捧謹具奏聞成化十九年
十二月十六日該通政使司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欽遵
欽差巡撫南直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彭韶謹題為
折收俸糧事竊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

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為多遞年戸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裏盡行起身次年八九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俟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曽回其為艱苦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歳

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兊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約計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葢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麫粟穀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竊謂折銀為便伏望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勑户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

松常三府秋糧原泒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米除量留一二石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減省而官員俸糧亦不虧損實為便益緣係折解俸糧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典史周瑜齎捧謹題請旨

成化二十年十月初六日該通政使司奏奉聖旨户部知道欽此欽遵

欽差廵撫南直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彭韶謹題為陳言政治終始事伏覩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内一欵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隐欽此欽遵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隐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為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

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
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
之至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
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
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
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
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
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

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宫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閙諸鎮守内臣供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宫之上又褒陛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慽慽萬事惟此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於此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彛倫攸叙則陰

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葢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輙從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

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
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
充進貢海内臣庶實有憂心兹者又詔鎮守内外等官
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
民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
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
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
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

今前項官員不過剥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内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歳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

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旣輕百司從而覬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愼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臣聞因事為功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愼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貽諸後世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眞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隕

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緣係應詔陳言事理具本順差辦事官李錦齎捧謹題請旨成化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欽差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彭韶謹奏為進呈鹽場圖冊事臣以菲材誤蒙任使先因巡視浙江地方後又整理兩浙鹽法除欽遵勅諭內事理巡歷各場查盤清理具本造冊回奏訖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其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

民事為先故有以豳風無逸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於深宫之中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視之如草芥而剥脂刻骨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户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况於在上之人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槩謹為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竈户得過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户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

薄之人雖有分業塗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貧有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則無人不守則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雖至隆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熏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

問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既無見鹽又無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如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為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謂窮民無所歸此等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寛恤葢雖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

八節各繪為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册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為此具本專差驛丞楊啓親齎謹題請旨弘治二年六月初三日七月十五日奉聖旨户部知道欽此欽遵當日內官取册進入訖

計開

右兩浙鹽場之圖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方居浙水之西天賜

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寧紹温台地方居浙水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仁和縣許村二場地方雖居浙西塲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將一半折價觧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觧京銀

兩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隅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兩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於竈然貧病之户歲徵月斂生意蕭然猶以為苦臣有詩述其槩

兩浙山水鄉古稱天地藏西望出吳淞東行踰雁蕩利孔非一途鹽征為海王泉布充京儲芻糧助邊餉度哉用物宏生意不復暢新桂與炊玉晨昏增感愴弊屋棲寒蘆新畬倚孤嶂懐土思依依承

家如草創

右山場之圖浙東瀕海多山重岡叠阜林薄所聚名為山場不屬鹽場管理止是人民竈户自置收報有司户籍徃年人稀用寡柴薪易得於今百年生聚樵蘇日廣但是附近去處無不枯竭必於離遠之山方有可樵上等竈户自有已業禁蓄柴薪或賤買堆積以備燒用次等中户則於無主遠山逐時採燒或租典柴山以備樵取貧難下户既無錢鈔堪典又無人

力可使則以己身妻子傭力大户之家茍具衣食而已本名鹽課靠其陪辦此外若有債負緊併遂抛棄鄉井而逃矣臣有詩述其槩

山木非不佳林麓非不庨百年生聚繁分業薄如紙朝夕斧斤入不待黄落矣近伐嘅山童遠入虞虎兕肩重何足辭突黔良藉此而况煮海功昏夜無停止葅薪茍不力公私亦何倚歲歲事辛勤猶勝棄桑梓

右草蕩之圖浙西濵海無山茫茫沙漲蘆荻所生名
為草蕩俱屬鹽場管理竈户隨團照丁均分地廣處
每丁有二三十畝狹處每丁不及十畝然其土肉有
厚薄潮汐有衝緩而草生稠稀因亦不能齊焉上等
之家常時照管不令牲畜作踐及外人偷竊一年薙
薪自有餘用次等中户人力寡弱收採不全而用頗
不給貧難下户有以蕩地先典與人取錢應急而一
年煎辦遂缺燒用其傭雇與人及逃移避住皆所不

能免馬臣有詩述其槩

海壖咫尺地一望如掌平材木不生植草莽徒敷

榮廣牧良有害泛取亦難成爪分給亭户表施自

經營繁霜一以降百物俱凋零芻蕘忽萃止芟縛

無留行輦運積官所來歲事煎烹負荷非為苦願

言公課登

右淋滷之圖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取又

各不同有沙上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為灰布

在攤塲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
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攤在攤塲仍
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
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担挑積高
阜修為方丈地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
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
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横
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沉

不起者全涘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遇雨水之故也臣有詩述其槩

旭日明沮埸欣兹風色競錢鏄簭如鱗沙塗平似鏡汲曬足灰泥層層白相映易地聚成堆再淋鹹始盛方池藉以茅小竇暗通阱蓮實重且堅浮浮力能勝秖恐山雨來一簣功未竟殷勤守餘瀝坐待滷池定

右煎鹽之圖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

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鐅鍋竹編成盤者謂之篾鍋鐵盤用灰黏其縫隙支以磚塊篾鍋用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三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觔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觔之上若能勤煎亦可四乾大盤難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鍋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

各有所宜也臣有詩述其槩

鹺液泛清泠牢盤戒脩潔分番勿後時及此旺煎

月一勻盡傾瀉萬竈俱焚爇沉沉紅霧收飈飈晴

波竭斂之白盈箕凝華燦如雪點檢入公私中心

更煩熱荆妻慰苦顔摩抄汗流血却嘆戍邉人垂

老有離别

右徵鹽之圖鹽既煎成總催頭目人等俱各催徵運

赴官倉稱收凡丁鹽引數不等每年一丁有辦課四

引以上者有辦課二引以上者其初殆因水力有輕重煎辦有難易故各場不同每四百觔為一大引有裝包上廒者有散放上廒者然鹽滷容易消折每引必加耗四五十觔以備稱盤至於五年之外始定而不折又恐有海潮暴溢風雨吹淋而鹽之壞勢所不免也臣有詩述其槩

小汛風日好大汛潮汐平袖長應善舞課羨易為征歲歉伊誰知寧分雨與晴衣食豈不急國計良

非輕擔石四尙至倉庚一朝盈鹽官唱簿歷折閱頻吁聲況乃逃亡多荒額重加徵展限諒未允努力事餘生

右放鹽之圖鹽既徵收完繳通關達於户部遇有各邊缺少糧草奏行客商開中分數自齎明文前去運司轉行各場支鹽各於行鹽地方發賣中納糧草之時每二百觔為一小引或費價銀一錢以下及有至一錢五分者至於各塲發賣每一小引可得利銀數

倍然往來跋涉糜費歳久因之折本者亦多矣臣有

詩述其槩

三邊之儲峙良賈勞委輸償以榷海利子母多贏

餘水膏易消耗部屋難貯儲多年積逋欠折算盡

錙銖渺渺太湖畔盈盈東海隅雪山壓巨浪風帆

恣所如毎資蔾藿食亦薦王侯厨誰念味中苦搔

首空躊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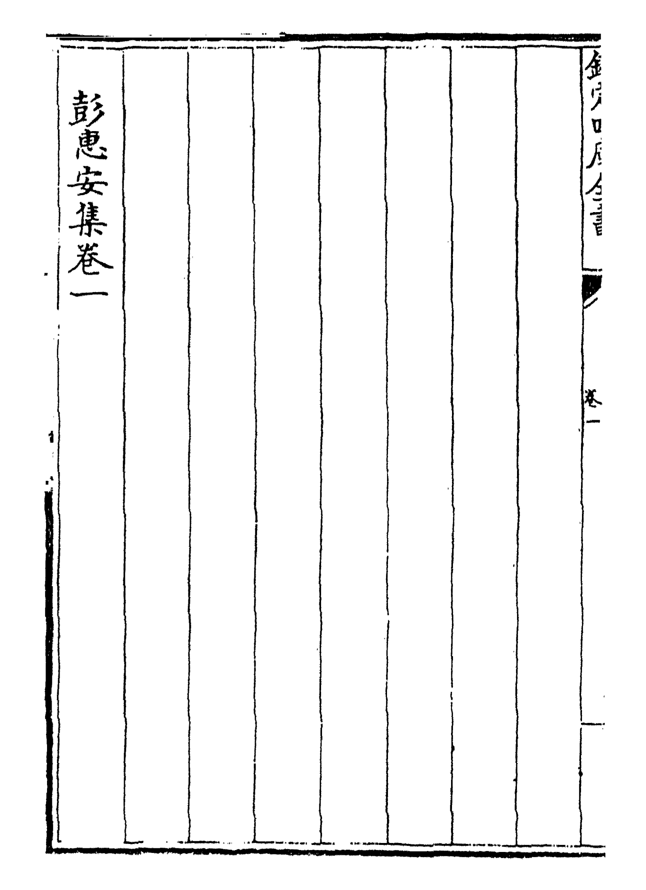
右追賠之圖惟目徵收竈鹽之時上納多不能足間

有上足又多損折價物領出或不買課及至商到無鹽可支於是告官杖追繫併不得已而棄産賣子以償目前之急生意索然逃亡數多伏蒙朝廷將逺年虧欠量行寬免新年折價亦與減輕貧竈多有復業者臣有詩述其槩

近竇固貧國厚貨亦貧民滷丁有常賦催目何紛紜侵耗歲已久負緣具虛文商箕無從給鞭箠不堪聞富黠自當爾哀此顛連人稱貸不見售綵穀

無餘新寬減逢優恤感激謝皇仁滄海未終竭更

始重辛勤



彭惠安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彭惠安集卷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潘坦

彭惠安集卷二

明 彭韶 撰

序

送李公巡撫大同詩序

生於憂患聖賢豈欺我哉執轡年腸終日無虞而放意坦途反遭顛覆蓋事理之明驗也惟身亦然勞筋骨存疢疾乃能引年而宴安鴆毒未見有壽者也惟仕亦然

鞅掌勤瘁不憚艱險然後能享功名之盛而祖尚清談
蹴躋宰輔其能底於成乎惟為天下亦然烽火通於甘
泉而西京乃治興日呼韓欵塞漢業遂衰突厥直至渭
橋而貞觀益治迨西北晏然天寶之君荒矣是何也人
有所畏而後知所警知所警而後有立志志一立萬事
可為也我國家治平百有餘年加意四陲西北二邊強
敵迭仆迭起每廑宵旰之憂謂非中國之福不可也謂
非上天仁愛我聖人尤不可也惕厲弗諼皇極永固瞻

彼平城元魏故宅距前世上都不數程實天限中外之峻防也常宿重兵貯元戎監以二三内臣尤慮弗虞以啓戎心乃徃御史之長廵撫其土蓋合文武兼内外而理者也其責誠重矣然而人情甘逸憚勞視居邉若降剳於我規規然欲内處具志如此成就何如哉比者廵撫缺人朝廷思得竒士而用之以四川左布政使襄城李公勉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璽書付便宜之權以行公學富才優胸中無機數好謀能聽記功忘過造次

遂得人心久而益信兹行也欣然無憚色誓將以身委之輿論翕然稱愜方今敵勢方張其情叵測我軍整暇公有先謀腹裏完實公有定策和文武以濟時事我無詘也公賞罰以振士心我無權也終日欽欽如在敵境加兵於人如行己地用摧其鋒俾不敢南牧隐然壯長城之勢以弼成漢文唐宗之治豈不盛哉當此之際入踐公相孰得而加諸公行有日諸僚屬若儒紳皆賦詩奉餞而韶序之以致願望之私云

八閩通誌序

郡邑有誌尚矣而一藩全誌昉於近時去離為合寓繁於簡是亦一道也然統屬既廣該括難周作者或詳近而畧遠或猝古而遺今或為己而忘他人覩者病之重以序述體裁去取權度人各異論欲為成書之善而可以信今傳後豈不難乎八閩初未有通誌内監五年陳公作鎮之五年因藩臬二司之請屬筆於吾友今僉憲黄仲昭先生採輯五六年始克成書上可以資處分下

可以備咨詢其功云勞而所補不小矣公命亟壽諸梓且致簡於予曰是書之作其文則志其義則資治之史也顧有序嗟乎閩於天下為彈丸黒子之地其事若省約然自古迄於今疆理民俗人才凡三變非紀述之詳何以究同異驗升降而可資以為因革之政哉蓋自秦郡縣天下之後漢屬甌閩於會稽郡唐以隸江南道至宋以來别為一路專達於天子矣方岳由是而始列自漢武徙其民於江淮間永嘉板蕩乃有衣冠而南王氏

割據復有元從而南及宋氏都杭諸名家又益南矣華俗由是而丕變自八姓入閩之後而人才漸有然猶不樂内任至常衮興學而文物乃多宋治休明而名賢遂輩出矣人物於是為極盛故有稱吾建謂齒為上國者謂海濵鄒魯者又有謂文公闕里者然則後世之八閩豈古昔之八閩哉通誌於山川食貨學校貢舉壇廟宦迹人物之類靡不具述實皆三者之所有事為政君子仕優而寓覽焉上下千餘年之事燦然在目其能不撫

卷而發感慨之念乎故思吾全閩完如金甌不可不加保護之功睠彼民俗翩其反而不可不致扶正之力慮今之人才落落如晨星則作成之術尤不敢後固宜省刑薄歛除凶去盜敬神恤民禮賢立教豪傑必使之興馬風俗必使之淳焉河海必使之清且晏焉然後見斯誌也作者有不言之功觀者得開卷之益而公勤渠之意不虛負矣予閩人也喜見其成故不辭而序之

送何憲副之閩序 何公名喬新

成化戊子春冢宰李公莅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尹公知秋官郎中盱江何君廷秀之賢屢薦於朝遷副閫臬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為别退韶序其後大率詩之意以為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奈何别去即别去繼自今麗澤之益將日以疎德器誰與成就疑義何所剖析而吏治之間扞格舛漏者如蝟毛又何所咨而弛張乎故既喜其擢用而又期其速來自人情不能已者而韶於斯情又實兼之獨能已於言邪廷秀生相門而文行

之懿卓絶流輩夫人能道之韶何敢贅况辱在僚友有
切磋之義焉諛詞熏耳亦非廷秀所樂聞也請得更端
可乎竊惟知己難酬知尤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許人
每多失之誠以始焉期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
故也此非知己之罪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
下至士大夫之論皆曰何廷秀云何廷秀云不可謂不
知己也使萬有一之不酬吾恐其有所懲創則好賢之
心由是而怠士君子之公論亦無所執持矣夫由我而

息好賢起惑志君子以為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重遠到無事則虛懐茹納足為善類之依歸有事緩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仗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自守號稱狷介也況酣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本會同異之攸歸巋然為一世儒宗固不貴記誦詞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為吾政變通之宜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之精法理之能也之三者廷秀因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宜

無不至矣異時入秉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己之各盡其道也

送陳公甫先生詩序 陳公名獻章

聖賢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使命不辱為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

物與蓋合内外之道而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為學也昔者君子學既成矣人不吾知陶陶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諸物以經濟顯揚為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大君之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也若遭時行志則如傅説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身以退而亦不忍

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為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廵撫大臣賢之薦於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白於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某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

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己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徧無遐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

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絶竒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

行周材亦足知崇禮愈毋珠玉雖固閟山水自含輝

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顔嬉

有司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天聽納牖契神機

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兹

名臣録賛序

昔晦菴朱文公修宋名臣言行録凡其立朝事君之節

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荅述之大關繫無不具載至

潛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掇入韻語雖詳畧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人之盛寓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朝長治久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者夫雅欲私淑固不在於是然諸臣事行秘在國史學者失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見聞之真哉韶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為臣不易之語想象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賛之未能成就葢不惟不敢亦不暇也比者觧憲

西川將之廣藩寓舟東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為之賛且列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意庶幾言行如在賛頌無忝所以師於後人有餘地矣嗚呼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建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逢乎重熈累洽之世或美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顯或以文章著或紓國難而濟時艱誠萬世之不可無者也韶不揣輙易成之僭擬之咎挂漏之責無所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

非有去取也

自著政訓序

聖賢之訓多矣能認得為己則隨地可行不然日肆日偷無所警省白首且昏如其能知一言為可用乎宋李文靖公謂聖人節用愛人一語尚不能行是雖有激而云然非身行之未必真知其難也繼聖人之後朱文公一人而已文公之學全體大用之學也範我後人如規之圓如矩之方萬世所不能外也間與門弟子問荅時

政又皆指示病源親切的實讀之使人凛然知懼蓋不獨為門人弟子語也繼文公而興者又莫如西山真先生焉先生嘗著心政二經傳在學者其帥湖南守温陵於僚屬吏民屢有諭教諄諄一家之言委曲詳盡讀之使人油然欣慕亦非其僚吏所可專也韶以海隅鄙人承乏按察使於蜀餘一載矣修己治人茫然無術比欲與同寅諸君子文告有司上下深慮無益乃録文公弟子問答之語與西山諭屬之文名曰政訓刻梓以行期

與吾僚吏共勉之以所答詞為己之答以所諭詞為己之諭不患無益矣若夫禮樂之懿格心之妙不敢輙入然能於此勉慕而有得焉則所以為之地者亦未嘗不在也或謂文靖公澹然無欲其所激殆為風俗侈靡而發也孰知今之肋奢尤有甚乎噫此心一萌其不能從事於吾政訓矣三尺之法明明具在豈容少私哉願相與戒之

辟穀圖贊序

凡為豪傑之道莫難於自立尤莫難於自全是必有勞烈知剛柔善進退而後可也具是三者能使人主師之天下仰之後世慕之非有過人其能之乎秦漢之交世道升降之候也伊周之聖不可得而見見若人者可矣方其秦鹿將亡楚氛甚惡子房崎嶇其間委身事漢從入武關還軍灞上解鴻門之危連越布於外卒之劉興秦項仆者子房之謀居多其末也致四老人以安太子功在社稷名為帝師其有勞烈歟以暴秦之威子房徒

為韓故忘其身之賤冀於一擊及其遇圯上翁乃早早
執役受教恐後太史公疑其貌反類女婦然一弛一張
隨時迭用其知剛柔歟始焉從漢有急不去其計畫皆
天下所以存亡者至封萬户位列侯則曰布衣極矣遂
謝病辟穀學神仙導引之事從容去就明哲保身其善
進退歟夫進退之機士之大閑也宗臣不免於囚繫元
功或陷於誅夷昧是機故也一昧是機雖有勞烈不足
貴矣子房之智寧不預有以待之乎史言子房少嘗學

禮然觀其功業卓偉近於保我子孫黎民之書進退明決得乎吉凶消長之易始終爲韓一念又有合春秋復讐之義豈獨禮哉先儒謂其近儒者氣象殆以是夫或疑高帝嫚儒輕士子房何謝病後耶是不然人有恒言知感恩者爲臣必忠迹其遇主於留而曰天授計其心固已許漢矣心既許漢何忍負之乘時建事可也向使子房未究其用果於求去匪惟功業不竟而二三其心民無則焉欲到於今稱之難矣嗟夫其出也有所自其

去也為不苟後世稱豪傑者微斯人吾誰與歸都憲天台夏公出鎮蜀蜀再安乃從方外士得辟穀圖既嘉而誄之又以命韶序而賛之曰

詩書道喪四海帝秦以暴易暴遺楚蘖臣豐沛之墟實生異人有臣佐之帷幄經綸默運儒術去暴以仁功成而退知機其神神仙有無曷究訛真托之以遊以保其身卓哉休風其誰與倫百世之下範我縉紳

東海手稿序 張公名汝弼

成化壬寅九月之望予自廣藩改貴州道大庚知縣文志貴來候出示詩文若干首曰此東海居士手稿也受而閱已嘆曰天趣逸發其自得飛躍之機乎其根深其膏沃矣若何收之富也乃言曰南安舊為軍壘人物彫陋蓋小郡也東海張先生汝弼㕑守於此既惠義吾民矣而又文翰衣被學者四方之求無虛日玆郡遂增重志貴嘗與諸廣文請以所製刻之學宫先生麾使去謂今集刻苦多識者厭鄙之焉可效尤請無已則曰詩贅

物也吾於詩不能出人之右而字不能應人之求此而可代哉少息于病乎於是摘舊稿一二手書之體裁不一字畫隨意付志貴為之梓巳具啟求執事序其故嗟乎文治百年作者森列孰不欲傳然終孰傳之先生以傑然之才先聲之遠凡篇章出人爭快覩此豈可強而致哉先生氣性清靈事多迎解遊戲文墨衝口而成其天分有如此此者胸次瀟洒物累不以攖懷雨晴休戚一付之天行其人品有如此者篤志好學該覽博識議論

貴理趣而尚風節其文學有如此者故其見於文字之間光潔峻茂幾成一家而肆意於書神氣飛動體具美幷名聞華夷請購接踵論者推為一代冠冕方少在鄉邦前輩見之驚倒及來太學士爭歸之仕於朝列侯公卿皆願交焉至其治郡不腐不踈虛心以應事推心以待物去淫祠表先賢以示化本又以暇日修百廢遠邇稱便先生且退然如無能人所有述作雖不欲傳然孰得而掩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必傳於時而書法必傳於

後先生為人必傳於後而政事必傳於時二者相須以傳於無窮可以逆見矣昔人有云某在何用録吾言使先生常在郡似無事於此然茲郡終不能久先生則因書以知詩因詩以知人安可不豫哉宜令為之地

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

國家分六曹以布庶政禮曹視他為簡在南都留務為尤簡進士林君孟和既拜祠部主事當之南都惜之者曰孟和為人慷慨喜事才識過人且志專而確慮事論

道理必究竟至盡著作極力慕奇古焦心勞思目爲損不少休又故門閥家習知官儀與庶士不侔置諸臺諫或司繁劇當盡見其才氣顧挍之閑局何耶解之者曰執政愛護人材欲周其用故舉錯率人所不意簡靜朴厚者俾之莅煩所以充拓其不及疏通智畧者不揆吏事所以補助其德性蓋儲材於今待用於後未始無意也予竊以爲不然凡天下之務粗者可以才智遣精者必待人而後舉獨材智乎是尤不可不圖得士也故精

莫過於禮樂以房魏之賢尚不能對太宗之問退之之博且苦儀禮之難讀況其他乎祠部掌國之大祀禮樂之司也司禮樂而諉之閑局異哉所以守官矣仰惟我國家百年之盛正禮樂可興之時宏綱大紀因於舊典不容少議然沿革之序亦萬一有宜行者考之往古若禘祫之制明堂之位謚議出於太常勿居羽流雅樂當校定鐘律為本俗樂别加簡肄佛老之宫制宜減削道陵後不可與夫子並凡此皆禮官責也其禮意之微制

度之密音律通乎治忽異教入乎人心欲精究而推明之以獻於上豈歲月朝夕之故哉吾恐其憚煩之是慮魯謂閒散而減於吏責乎執政之意殆不如是也是以圖用君君其往效職以袪時人之惑孟和曰善畢吾生矣於其行次第其言以贈之

政垣備覽序

昔者君子之為政本末具舉主之以至誠惻隱之心資之以聰明強毅之才乃有綱紀法度之美以為操簡御

煩之器則已不勞而政可理矣我朝置方岳以布大政政之所承有六曹焉曹事煩簡不同故於吏胥有房若科之别凡事牽綴籠絡犬牙鉤棘關防黠檢周至詳密誠非創物之智不能爲也能明之則矩度在我待事而應自然從容整暇昧焉其能不以吏爲師乎是知士大夫有志於世固不可徒抱本而忘末也予少時未涉四方古拙自喜謂吏事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竊𦍒讀書得一郡縣丈學足矣天順紀元不得如志備屬刑部其後

再遷按察官於蜀皆法司也法家之言多斬伐杖擊黥配之條於吏事中為嚴而寡恩比細觀之仁義實行其間然後知堯舜之道無所不在追誤初見不敢厭斁去歲又竊官廣東布政使職務加馬官吏甄別錢穀出納户口兵數禮儀工作之屬百緒千端予視篆伊始竊有憂之適總督右都御史朱公撫臨其地一日授予兩廣地圖且曰凡事須在用心閭閻報續見錢粮支費失當處輙謂若何布政在廣東豈無是耶何乃友人福清宏

義為人若行耐事予仰視之奚啻樓上宜公舉以相勵也予既處非據不能無棼如之嘆乃事稽故牘且質諸老方伯彭先生肇烈大叅楊君宗武丁君元美少叅徐君克明謝君叔和頗究始末隨手筆之以事繫房區分類從大較可知也人事酬應之節附見於後嗚呼事雖糟粕法制具焉言雖淺近時務關焉蓋亦莫非至理之所存備此自覽庶可藉以解事矣雖然若無誠心愛民與夫堅忍持久吾恐怠荒之患殆有甚焉豈徒法云乎

哉遂序以為朝夕警

春暉堂詩序

體物詩人何其善道人情而旁達物理乎夫物理人情一而已矣生既同則所資同所資同則所感亦同但有動止通塞之異耳詩人識其然間賦子母之事即小喻大比擬形容詞簡理周意真情切使仁人孝子讀之其能不摧咽而洒泣者嗚呼鮮哉粵稽昔人遊子之詩有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論者謂與三百篇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之語同一廣妙葢萬世所不能外而一日所不可忘也伏覩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少之時鞠我之恩盡矣極矣迨及稍長成立在望見所可欲必期曰願吾子亦如是也於所可惡必祝曰願吾子勿復似之往來憧憧恒貯於懐正如春日載陽舒遲普照和氣充塞萬類生輝葢無時無處而莫非生物之為也物待是生形形色色相禪不窮無階報答而况一草之微縱使知報具何以為力哉雖然難報者勢也欲報者心也

勢雖有滯而心無已君子於是觀寸草之微心仰春暉之大德其能不汲汲然而思圖報於萬一乎吾邑贋菴黄處士先生暨配方太孺人素賢其子今行人大節俾讀書邑庠不幸贋菴中年沒太孺人以家未造不欲授事於子乃悉躬理惡衣食治絲枲日夜無厭惟勉大節篤學以終父志視他氏之母人子者其育之艱成之又艱也大節感念思奮成化戊戌舉進士授今官疏情得請歸養於家母子相依迨有十載儒者榮之一旦太孺

人語大節曰吾孫成立矣汝蒙朝廷恩榮曾無涓埃之報宜以禄爲養母苟延歳月也大節辭不許太孺人取行衣縫之且祝曰尚慎爾身早旋歸哉大節至京復拜前職移俸於家俾子代養奉祝言以周旋慕慈闈而莫即乃名所寓曰春暉以表寸忱蓋慨乎難其力而恒思諸心也至是太孺人夀八十有四康強無恙七月哉生魄其誕辰也大節將奉使荆襄喜畢事便道歸拜家慶則又以春暉顔其奉母之堂於是搢紳樂其養志有成

因公義而伸私恩咸賦詩爲貺而徵予序之噫是有益於世道人紀非彌文事也故不辭而書於上方

送李典教之桂陽序

仕之途政與教二者而已自國都以至僻遠郡邑皆然也任政之官簿書叢脞期會倥偬疲心歇力猶懼不能免咎焉職教之官談論仁義翻閲經史從容寡過自足爲人師範均之爲官也而勞逸不同緊會郡邑人事雜遝奔走車塵馬足之間儒紳落然後矣山城僻處寂不

闤喧可以為吏隐况師數十生平均之儒職也而清濁有間是以遊宦之士寧呻吟冷氊之上而不肯屈志於矮屋之下寧臾循寥落之境而不欲掉鞅於咢沸之途良以是歟弘治三年春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一時不售者多就教職以去吾莆繼就職者七人雖在江浙湖嶺之域然皆小郡下邑之學誠天官以作成人材深寄望之也於是李生乾遂諱文利號兩山得郴州桂陽縣學教諭縣為湖南窮處部使者所罕至無過客之擾飛檄之變吏

而好靜者乃所宜居而况擁儒冠曳輕履其於好靜尤也惡有不宜哉且是邑山水明秀鍾靈於人有科目之富名臣元老間出其間非他僻處之可比蓋居靜而又加此也何樂如之往歲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誠齋朱公英為邑先達鎮兩廣日刋行宋史乾遂之兄東莞學諭先生乾伯諱元號梅東實主校讐之任公禮重之由是先生之名位益進今公往矣遺風故在而乾遂又教其鄉殆非偶然是宜愛惜日分勿爾暇豫體朱公淑人

之心推伯氏東莞之教體用不遺進脩有序使邑之後進有所興起克配先正之烈庶司教之職業以盡賢科將待爾增重雖欲久靜其可得乎太僕寺丞吳君伯起諱世勝與之有連來請文予忝世契遂序為贈云

三原王氏族譜序 名恕謚端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介菴王公昔在行臺嘗一再修其家譜於今二紀而德業日盛名位日隆子孫族屬日益衆復即舊譜而重修之上自渭川公為始旁及諸

繼祖之宗缺其所不知詳其所可見竪為九世横為四房槩書以標系而世次以明細書以紀述而事迹具在可謂簡而當覈而實矣既成間授諮俾為序竊聞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思祖德於罔極視族衆猶一體凡其所以敬畏和協者無所不盡固足以為亢宗承家之本矣至於譜牒之脩以時興舉亦不敢後則尤尊祖睦宗之要焉蓋吾之所自出為祖非譜以登之則世數既逺莫知顛末或有誤觸其諱字者尊畏之心曷自而生哉

親之所派別為宗非譜以稽之則袒免之外莫辯疏戚必至相視如途人敦睦之意何由而洽哉然謹録家乘以詒來世其可忽諸唐宋以前北方世族專尚譜牒後有兵難遂至散逸而南方代興譜家有之然文山謂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一二豈不以竊附先賢杜撰似續者衆歟噫此其意云何而得謂之善譜乎今公之脩獨異乎此不冒榮顯不遺寠賤要之雖不及前代北方之譜之盛而亦非今世南方諸譜之所及也識者嗟重異時

如韓魏公之推述先塋范文正公之廣置義庄蓋無不可是譜之子孫何其幸哉雖然公為元老碩望天下後世所宗仰安知不有好事之人夤緣冒合者乎觀公譜例於族曾祖而下稱諱淆錯不知其嗣續之的者皆畧而不録是或啓其幾而為之地也謂宜附録譜後列其舊稱著其居址使其裔不絶如帶者别自為譜其有為若敖氏之鬼亦明筆之庶乎慎重周密而無憾矣謹復於公以為序

送通守顧君之任廣州府序

致仕太宰歷城尹公幼侍其先太守公遊宦閩中執業故秋官郎中玉湖顧先生之門既貴德先生不巳遇其子姓姻戚甚恩而未嘗昵以官然太宰公不以一節見高材大畧能擔負時事廉儉終身孜孜體國性明知人一識不忘英偉端亮難干以私有古大臣體卓乎不可及矣韶晚從顧先生受學公巳貴顯雲泥逈異然材館汲引陰翼良多而先生之子文潛久第科目待次在部

太宰公深所器重輙自避去家居弗出至公以煩言去
位臺諭猶欲起之不果既三年文潛乃來就銓試碁等
授承德郎廣州府通判階正六品蓋文潛爲人明敏秀
傑冐次豁然練世務有果斷吏部才之職以美官寘諸
善地蓋以千里休戚之助寄之也向使文潛當太宰公
時有此拜人必曰私所善誰其諒之今乃信其能以學
識自奮吏部無絲髪可疵有光於前後天官甚大或謂
民社之司誠爲美官然廣之爲郡亦非善地無乃天官

欲嘗而用之歟郡居水陸之會沃野無際民物秀媚士大夫尚禮好文而小民習智巧其遊散無良者凡錢穀簿書刑名工作皆蠹食於其間嚴明之吏能制伏之而行吾政以便民則名斯揚矣地聚海舶寶貨山積熏人目而眩人耳一有溺焉下各狙伺以售所欲則政移於彼不敢復舉動敗立見矣今聞易彰汙聲易顯其機至為可畏然則雖謂之不善地亦可也官於斯地而有終譽則其賢加人一等起而大用又奚疑哉丈潛承世德

之後膺公卿之知才具周完於郡佐何有然發軔伊始不可不戒行有日翰林編修黄子敬與之有連偕諸縉紳來請贈言乃序諸舊故之槩而終以規云

送李伯通同知之嚴州府序

弘治三年春會試天下貢士吾莆登第七人就儒官二十人儲太學四十人揀擇於吏部三人懷奇傑之器具英偉之資無若李君萬善衆推為莆士之冠公言也既而吏部合所揀天下士二百餘人銓試之身言論判又

君為首遂擢授嚴州府同知階奉政大夫莆人釋褐為五品官近時罕有肇見於君於是鄉之士大夫大行人黄節甫等喜曰天官卿有人倫之鑒哉嚴民其得賢父母哉請文以送其行君早負氣節攻舉業有名聲舉鄉貢時予為蜀憲閫而未識婺人迎致君為師自浙貽予長書勉以遠大後移藩廣貴懼相負恒思君言以周旋奈處遠十有餘年弗獲會晤而君亦王汝蹭蹬場屋學問益老德器益成識者多之今歲之首君又赴禮闈予

已入佐司寇訪君於胡評徳先所婺高第也乃知壯氣如故意必得售而竟從外補其局於分歟雖然君之不遇嚴民之遇也閩浙連壤風習相類仕途得此猶東西鄉然君新自家來筮仕於彼閭閻之情可不出户而知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獄訟清切賦役均平不苦盜賊不虞荒歉禮俗興而呻吟息期限信而徵斂時若是者豈非所好於下乎政由吏胥威出伍伯貨以奪吾明勢以害吾公傲而不能下賢惰而不肯

事事勾補紛如出内無法若是者豈非所惡於上者乎好者己所親知惡者己所親見當時自諉為何如令而之淅一而已矣不可於我之身而反之反之而負初心居官猶夫人也則是材賢無益於治天官卿惡用擇諸必揀而擇之則一生氣節之可畏宜思愛重以慰民望陟明而進大僚端自此始凡甫之人士益讓賢矣予忝姻友故重有期云

贈謝君宜善之安慶推官序

掌刑之官民之司命自古盛時猶不能去刑為治況於
後世人多梗化小懲大誡安可無乎在擇人以司之耳
今夫環千里之地為府其間屬政病民犴獄為甚是故
一夫羅織千人廢業而根株拔去不可以不嚴所謂折
獄致刑也匹婦含冤三年枯旱而論上重辟不可以不
審所謂議獄緩死也縲絏非辜閱日如歲吾思囚徒之
旅奚敢以留獄屨校滅趾禁之在初吾觀噬嗑之象奚
敢不勅法是法也使得其人以任取舍則刑乃祥刑不

惟壽我民命而其身其後且食報矣苟非其人將為公私之祟流禍曷有窮哉國家置推官以掌列府刑獄類擇進士舉人之才望者授之政成往往入為御史部屬而起兩畿者多直隸安慶府近缺推官銓曹特補以吾邑栁湖謝君性夫實慎選也衆謂以性夫之翹楚不宜屈就七品官咸為嗟惜識者非之蓋性夫舉鄉貢第二人遊學橋門二十載練達時務材識老成身言書判殆優等倫無官不宜為然莫宜於親民司法何哉夫不安

小成其學問富矣處約歲久其德性定矣周歷世事其人情辛甘亦稔知矣今焉拜職法官計其積學該博何有於明啓刑書執德不回何愧於惟良折獄視民疾痛如在乃身非涉世有德者其孰能之舒之人民何其幸歟允若茲異日其不政立名揚乎其不入踐臺省乎士君子仕際明時當先思不負厥職為急區區階級屈伸非所校也有若身都貴位而行同賤夫試以初心觀之何如性夫辭别鄉諸朝紳來需言遂述以為贈若夫事

上官和僚友御吏恤民性夫必有以處之子不悉及

送黄仲昭僉憲提學江西序

提學之官廢置不一今復置將三十年矣議者頗謂冗員以今之學校存師弟子名耳授受無實科貢苟具成德達材之弗充浮言横議為可畏提學者間歳不能一周其屬而校紙上之空言他固不暇倡之而諸生亦頽然不知所以應之也悦我則譽怒我則謗無以則傾之而已故罷之便然教化人材世道攸係設官提舉其言

則順而義則正故復之誠是也則君子之居其位自有大道不可徒悅人而取譽矣吾友未軒黄仲昭先生辭禄十有六載至是應名而起適江西提學僉事缺人吏部以其廷紳之請擢未軒為之羣情欣然嘆為得人蓋未軒莆之世儒家也唐宋以來華國有人故吾郡推為文章家宗祖至於國朝乃祖太史公乃父大尹公及乃兄侍御皆負有重名未軒為人學博行脩成化初舉進士入翰林為編脩不閲時以職言事出為縣未至調南

京大理評事遷寺副以憂制去起復待次不欲為當路厭忌復引疾去文學益脩行己不變而譽望益隆洽弘治更化言者論薦宜起以待用既捧檄猶遲遲二載乃來遂有是拜先聲所被光價動人宜乎欣嘆之不已也然盛名之下酧副為難未軒其思所以副之耳竊觀世之為是職者好持風裁摘發人短箝制師生如待吏胥求其懇切惻怛而存長養作成之意未之多聞故諸生瞰睨因以責備於典學蓋幾乎訕矣間有欲息之者不

分侈僻放恣類破法保護不聽治罪故晚生益横時議
咎其無益於學校不以此耶江西大藩多魁士文風甚
盛然其流俗時有不免故衆以得師範未軒久於為學
深有獨得之妙予不足以知之然天下無心外之道亦
無道外之事心存而正理講而明然後可以酧酢事變
而無所失不獨事爾凡學文字理得則氣壯氣壯則辭
昌亦自然之勢也但心理之學於今諱言謂迂闊糟粕
而不肯談其實則日用由之而未嘗外矣宜以所得操

存之要講明之法開心布誠諄諄指示遠示丈告近親曉諭使之感動樂從而見效於事為之間所謂理得氣壯者亦將於文詞乎驗乃從臾而責成之人孰不勸哉其不然者雖督過可也小則懲大則斥去其稂莠養其嘉禾正猶司馬法不貴多而貴精吾知善類成立雅道興行人才何患有不盛風俗何患有不厚乎若徒操法制以為威順適人情以為悅世固有行之者矣恐非所望於名輩也耒軒且行鄉士大夫來請言遂序以送之

嵩山李氏族譜序

魏晉以降取士尚門地故譜牒重於中州而舊望最為貴趙宋以來選士以才名故文雅盛於東南而譜牒亦不墜亦其時然耳然俗尚高華恥稱寒素往往趨貴室及勛賢以自托文山氏之譜訪於歐陽求得其實百無一二噫其亦有所感與為譜學者宜深鑒諸莆田諸李多宗隴西尊舊望也居醴泉者實本於是然其第宅宏壯皆異時物族類繁多俱星散旁居舊傳有譜我朝永

樂初曰仕弘者拔才俊為工部主事時維城搆隙以監
國私費官物守職獲罪家籍泯没凡居産盡化為烏有
況譜牒哉後雖原免還給然遺文蕩盡無可收拾於是
譜廢不脩者六十餘載歲時享祀止存近親祠版羣從
子姓但知通名而已弘治紀元工部之曾孫廣西按察
司僉事德美讀禮居家慨兹墜典既新其祠堂重易以
木主復質諸宗老斷自曾𥙷上始於三十九公下至子
若孫皆修諸族譜先繪以圖著其支系之緊次表以世

述其生卒之詳有事功顯著者特書焉誥勑被者備載焉其時賢文字為宗人稱者亦附見焉遠無所傳會近無所遺棄不失為清門氣象雖古歐譜之善何以加諸竪而高祖至玄孫横而期功至袒免森然如見一覽間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蓋思先世成立之難不可無所繼吾當振作之思後世傳序之廣且遠不可無所法吾當埀裕之以孝敬立本以仁厚行事人存此心也世守此道也衣冠文物千百斯年固由是基之矣譜之作豈

徒繁重哉為後人者尚勉無忽諸僉憲來京需次出示
請譜序於是乎言
書林家乘序
富貴功名之家與忠孝詩書之世不同匪謂盈滿之可
畏而所以培根達枝濬源發流者其操術宅心固有間
也凡為臣子盡吾誠懇而為其所當為則冥冥之中神
理無歉昭昭之際祝頌無窮人願之神福之其延祥襲
休不亦宜乎若夫薄功厚享乘時肆志當其身人鬼交

惡不及之為幸遑恤其他哉吾莆為邑肇自隋唐烜赫族姓者多而忠孝開端詩書傳業未有先於二林者也蘊以忠著攢以孝顯派别而宗同行異而心同其後之流澤亦同蘊之後至於今有廣南轉運積仁福州路同知以順刑部郎官俊攢之後至於今有直閣閫帥枅知南康府士敏國子監丞大猷皆其直下子孫支屬不預焉科宦蟬聯文獻足徵君子可以論世考德矣二肖之望無出直閣廉直天性不激不隨麾節所至人懷遺愛

宋南渡名臣也父孝澤登宣和進士第終福建轉運副使有清操諸子及孫半登仕版玄孫善同舉元鄉貢授泉山書院山長元亡守死不仕山長之子為南康南康之子奉新教諭勤奉新之孫則監丞也皆舉國朝鄉貢進士居官咸樹名節可傳道嗚呼盛哉監丞懼先德之難繼手録孝子以下行實九通為書林家乘求序一言以為助韶獲拜觀不勝敬慕者矣千載之家未嘗從他貫百世詩書未嘗易他業是雖先德足以敷祐後人而

子孫迓續之功亦不可誣也聞監丞立心教人大規模而謹節目六館懐德位望方進足為後人之依葢不惟達其枝而又培其根疏其流而又導其源者也感應相仍如環無端寧有窮乎雖然西銘之㫖即事親以明事天而有錫類無忝之言今觀孝子之行錫類廣矣其於所謂無忝者監丞勉之因巳能而謹未至夙夜匪懈不愧屋漏盡繼述之道以為事天之仁則將與名賢同歸於先世豈不益有光哉請更質諸秋官以為然否

天恩與誥圖序

君之體臣也至臣之報君也重上下交盡之道治世氣象然也古者人君欲廣立愛之化必有磨勵羣臣之具為之臣者固先事陳力矣又因君上體吾所深願加恩於所出則感奮激昂益圖報稱亦人之至情焉我朝稽古定制以孝為治凡京官七品以上三載考稱皆封贈其先世命數多寡視品秩何如恩至渥也群臣相與懷思効節彌縫至治百十餘年猗歟休哉吾莆方休徵先

生先以子守貴封承德郎户部主事配王氏贈安人既即世守自員外郎進署郎中事奉勑提督邉儲於薊州滿三載以最聞賜誥褒美加贈先生奉直大夫户部員外郎配加宜人守拜命乃惟曰賤臣不肖荐沐寵光是惟君父之德昊天罔極其何以為報乎必托之繪事顧諟不忘庶以餘生之年勵廉勤之志而存酬補於涓埃萬一也於是命工寫天恩與誥之圖縉紳大夫咸賦咏其事進具序之予遊兩京獲見一二舊家先世所受唐

宋誥牒觀其盛治之際大小臣工位稱其德使人嘆仰不已極盛之後其誥勅中列銜自宰執至於庶僚率皆庸瑣之流殊可厭薄其受者又不能振拔成名以自顯於後縱顯矣亦不過依稀楊與李京與蔡耳考其時如彼論其人如此曾何足為名家榮徒重君子之嘆而已此無他上以公器為私恩而不知貴下以恩典為常例而不知感彌文相蒙世事日偷國家何賴乎方君為郎中綽有望實兹承休嘉益思感奮足為昭代臣子之光

而與乎二叔世矣夫邦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命間有豪
倖之侵蠧異端之蠶食撙節未能縻費不貲三農重困
列邑告乏若此之屬非所以固本而保命司計之臣豈
可竭澤是事不慮無魚哉萬一事會相逢直身是任與
卿佐僚屬圖惟厥終式遏横流勿以小而不為勿以大
而憚為異時地位愈進隨所居而樹勲業要皆以裕民
安邦為務斯可持報君上而命數所得贈榮益廣矣豈
不流鴻聲於無窮此非圖所盡而實方君君子意也予

故陳之君字宜約今真拜陜西司真郎中

送進士方君宜弼之新昌大尹序

年少時賢開口論天下事因以方人固足以見志士也然事涉利害任責為難旁觀者身不肩任談何容易風流波染上下一律未位則以競爭為心既位惟以因循為念厭煩碎之務矜華要之資真有志者何其少哉是以有識憂儒冠之誤事蓋為世道慮矣入官之難莫難於作縣六曹庶事叢委於是下與民親而上多監制始

仕之人望而畏之往往怯其難而不圖其易考其治効果未能塞談者之口也孟子有言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所謂圖易者如是今之巨室非如古世臣挾重貲優物力者皆是矣好行闗節以内交於上苟一入之則彼之聲勢成小民無復望治之日末重必折尾大必掉甚可畏也守官君子誠能先正吾身如處子之自潔公平其政如持衡以推移積日既久休問旁孚彼雖或欲齟齬然良心之天誰無是非皆將欣慕悦服於我而怨

怒自不形矣巨室且然其他寧不從風而靡乎邇者吾邑方生宜弼登第踰年選授瑞之新昌知縣自以民事未歷難治是慮鄉諸縉紳來請贈言予惟大江之西人殷物盛其為邑多巨室然文獻所萃好惡明白其人心亦易感雖其羅織狙伺之俗未改於舊然畏廉愛公自其至情兹聞新大尹由名進士而來先聲所被大者悚息小者望救將何以應之要在無得罪於彼而已矣省刑薄征惟勤惟慎嚴繩檢俾若人無以浼已時聽覽俾

小民得以自盡惡者必懲善者以勸吾無用吾私則強宗豪右靡不心服而窮簷茅屋之生意於是可復矣方生之家聯纓疊組雲南參政宜約君水部主政文中君皆其伯兄甫所稱巨室者也人情政體已所稔熟反而推之於新昌正所謂閉户造車出門合轍又何難治之有興時政成擢居華要其不在吾方君宜弼哉

送吳公宏哲憲副之湖廣序

世言儒生喜譏議人故褊心者於學校疾視焉嗚呼孰

不為儒而反不合以韶觀之實吾輩之過非彼之罪也士之在學志氣方鋭義理方明肩未荷乎重負身未履乎危機於富貴之具又無自而有焉故憤世疾邪議論英發豈不咸欲為剛方一男子哉既而登科入官涉世更事或志與時違而齟齬上下又見有賢豪才智倍於我者亦俛首容與自貽厚福乃萌悔心追咎昨非自非特立堅定之士其能不受變於俗乎於是剛者漸化而為柔矣方者漸削而為圓矣英發者亦漸變而為緘默

持重矣加之十年所見益多初心日負又加之十年幾亡幼學則奉身華好從事服飾器用以便私圖雖曰間有功德及於當時然終非儒者規模氣象夫人得而窺之毋惑乎其多口也韶處海涯偶登仕版不能盡獲見士大夫而鄉邦士大夫不我遐棄若憲副吳公宏哲非所謂定力之士耶公早學有聲能盡記韻府群玉人目為行韻府晚登進士第授任部屬歷兩京移三曹凡十又七年為人狷直自信不喜戲謔不可干以私人曰猶

舊時儒生也年踰五十方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嚴而不苛簡而不踈貴介子弟非學不以先寒畯人曰猶昔日主事也廹兹遷副湖臬踰六十矣不識軟熟為何等語人又曰是不失儒生故態而主事固在也湖湘之士將不畏公之威而畏公之方不服公之恵而服公之有常寧有間然矣乎兩司群公及蜀士大夫家居者咸然其言賦詩為公贈謂韶宜為序乃述大槩闗於學校吾身者不及惜别之私云

送方伯吳公思周致仕詩序

上之三年歲且更序浙江右布政使吳公思周年六十三致仕將歸莆朝諸鄉大夫咸謂公之才德宜大用盍登朝著而使遽去乎為之嗟惜不置少宗伯周伯祥之言曰吳先生以詩魁登第人山斗之予與太常卿齊應璧十餘生皆同授學先生不獨治經義有法凡言行動止無不可師令徒懷深德而莫之助也乃賦詩寄贈少司空陳以正曰吳公筮仕兩在江右由德興今擢貳吾

筍嚴黜檢杜私謁貧弱者有所恃豪蠹者無自入待士夫以禮撫吏民以恩役之而不怒罰之而不怨人至今思之殆古之循良吏乎大執法閔朝瑛曰予久為廣憲思周兩守惠潮鐵治所占番船所聚咸有大利思周一不以涴巳終日據案與軍民分曲直不赫赫以立名然而公務克舉地方獲寧昔人所謂好官員者今胡不終惠於我浙人耶少司徒劉廷信亦曰吳方伯治浙予忝前政治巳客而待人恕外若員而內實方其於敷治恢

恢乎有餘裕矣萋菲之口意外之虞於吾方伯庸何傷而奚歸之亟遂與知者俱繼有作進子序之昔在天順丁丑吾邑登第者十又二人列拜京秩惟公一人補外然忠厚之德勤敏之政亦惟公一人為優公歛然方以如始自命益勵厥志益懋厥德俛焉以修其職事禄資之入推以仁三族邮舊故凡事要在安便於民不肯紛然更作以故到處有聲荐陟崇階然數以求去為心及是卧疾數月自陳乞骸疏成而未上言者謂宜納禄遂

蒙恩致仕而歸嗟乎得志行義於承平之世知止息機於未老之時非公其孰能與於斯公之歸也山林日長其樂可勝旣哉卿大夫相慰藉惜去謂之愛公則可謂之知公則未可予故僭書於群玉之右亦以白公之心也

西疇常言後序

刑部侍郎盱江何建秀遺韶帙書曰此常言九篇乃裔新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閣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行至

於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實寶為大訓規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於家鄉鏡川楊學士先生巳序其端願有以識於後於是反復閱其所謂九篇者知其以所行為學即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講學也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己也戒矜名而畏譏敬恕以應世不欲揜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欲開人以自新張嚴之聲行寛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蒞官審矣立政造事圖惟久遠不在雜方俱試其原治確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

政用人而慨上下不相值至於正奭又拳拳於風俗之
侈且耗氣象懇惻議論簡篤要皆退步近裏之言而有
已試獨得之驗與世之揣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
乎其為恒言也以此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為
進近者乃所以致遠恒言之助不亦大乎若講學篇稱
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予履其境不勝懼焉
三復而不能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參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天下之事成於羣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事勢之必然考諸古今可知矣蓋官聯之法有正長有佐貳正誠獨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可以代行佐貳獨賢乎彼偃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胥以敗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處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歷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考見然政本之地則羣賢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爲人清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

信而不疑雖為性不同而皆歸於盡忠二公具瞻如此而章晏又皆同事故仁宗世邊將無功吏治不能庶幾三代之風焉我國家平治百年人才雲興臺省衮衮俱在見聞獨表臣各守分局無緣盡接其人然意其猶吾見聞而亦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三公然後信群賢之多也蓋方伯吾邑翁公明銳曠達風韻近仲淹憲長天台林公嚴厲端毅氣象類杜衍丞〈忝〉淳安方公老成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

之達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既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獲遇然三卿爲主亦可謂衆矣雖然所貴杜范者以其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可公力爲賛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敗事之有哉況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寧内憂之慮識者不能安寢公其爲我謝二公幸先事而圖萬全之策也公以六載書最歸江右諸大夫請言爲贈㝠不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訓導貳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扑之威錢穀之數皆不得與其職爲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或否其務爲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月食廩三釜加二焉其禄爲至薄職之清疑於冷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才者弗安也禄之薄疑於簡賢通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

恒自處以不足為其失之也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
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
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
也其所寄如此可泛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為國是教者
學者皆不能外也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
私議詳矣大學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知舊問
荅備矣門戶分明條法具在世之為師者誠無先以彼
三者橫於胸中而日從事於此為諸生率使上不戾科

貢之規下不失為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分水司訓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予友人周梁石所者將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慎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梁石偕諸知己咸賦詩贈之而予序之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靖安序

幕官鄧文振氏來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有歲月兹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老病侵尋壯志衰謝願乞歸田里予進之曰子之官幸無他責盡持禄乎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大夫也誠畏來歲無幾而家指日衆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助饘粥早夜以畏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仕有常産壯而仕老而歸授教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

歸故隱忍苟禄殆不得巳予之歸也其亦有以爲籍乎
曰先人居家嘗爲萬石長兖州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
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豫章之墟而詩書手澤尚
存無恙倘徼大夫之靈東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
中壯者務農畆秀者事詩書庶幾得有所承藉而保先
業於不墜紱簪組於他日矣予察其自處素定乃白於
當道而許之然竊因是重有感焉我聖皇仁覆天下加
意吏治未嘗用一淫刑行一虐政士生斯世真千百載

奇逢孰不有共惟帝臣之願乎柰之何蜀去天萬里長吏偷安自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之人亦寖為法網而操切禁錮之吏始難為矣吏既為之也難則民之視之也易威權日輕豪猾得志凡吏之不能固心安意於職也亦明矣高者引年以決去卑者肆欲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可得哉予忝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固士心以善民志而未得其方寧不於吾慕賔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丈振諳歷世事

畫諸有年觀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處矣其歸也宜善自愛以厚風俗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成化庚子春三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廣右布政使其左盱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舍廷秀實舊同寅學博行高政事精審當有世道之責將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馳書問動止宜厚自愛廷秀復曰不有箴言而加褒獎非所望於知己且時事又非吾責吾焉

敢及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況處表臣之極人之望何
如哉世道輕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於彼預與否也茹
納汙濁而量不可以不洪鎮定震撼而志不可以先擾
勤恊文武介不立異正處權近和不苟同内不愧於妻
子果一硯而不持身不恤於得喪雖瀕死而不悔虚懐
聽納不以聰察為明録人棄瑕不以巳長格物人也副
之以識治之材而善應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
庸廟堂善類增氣道揚休德彌縫衍違至治茂功斯可

仰以弼成而世道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烏可不自重公與廷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烏可以不同尚宜脩所以遠且大者於巳以俟焉韶無似兩辱知愛是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望公也昔歲公提學湖湘巳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兹焉進秩重臨仕途一奇遇也僚友之間縉紳之士皆賦詩為贈夸喜惜留蓋憮有之予又以其私顧為之序焉不及頌美者戒褒獎也

送承事郎楊時獻歸將樂序

昔蘇頻濵以超邁之才生休明之世方其年少氣豪銳意以功名自見中罹斥外晚登政府未嘗一易志然竟與時齟齬貶以歸歸於潁且十年然後取功業不加於時之管幼安自為之贊謂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深寄羡慕不足之意君子讀而疑之以為幼安生漢魏之交頻濵老於宋知時處己之言非所宜況是未知二賢之心者也夫幼安豈知有魏頻濵豈忍一日忘宋哉顧

以其當時凡世之所尚皆己之所短而已之所有又未必彼之所好者也方底圓蓋揆無合理故扶持顛危非不欲荀文若然失身非所卒不能免調停黨人非不欲吕大防然氷炭同處迄為紹述之禍其日夜計此亦熟矣故寧間關嶺海一榻蕭然雖白首長終而不悔也嗚呼頡濵之言豈欺我哉抑斯言也非老於涉世不足以知之若順昌楊時獻氏其殆聞斯風而興者歟時獻居大學十有五年待選吏部乃不謁於親友自陳授七品

階承事郎以去故事國子生多得臺省幕職或郡守上佐下亦不失節推縣令丞而階官無所事事世或厭薄之何時獻不彼之取而此之取豈非頼濵所謂審於處己然耶安知後人不有取而賛之耶予方竊食京師才智無一堪可諫欲謝歸而不能以予之不果行知時獻之舉良足樂也時獻龜山文靖公之裔自將樂再徙興泰七世矣識諳之遠固有所自哉

彭惠安集卷二